

烟花三月下扬州

李永辉

暮春的晨雾里,我站在瘦西湖二十四桥的汉白玉栏杆前,看薄纱般的雾气在湖面流转。远处五亭桥的宝顶若隐若现,恰似“玉楼金阙慵归去”的仙境。今天是4月22日,正是古人所谓“烟花三月”的盛时。扬州城的柳絮乘着东南风掠过水面,恍惚间竟与千年前的诗魂打了个照面。

诗魂萦绕的瘦西湖

清晨的瘦西湖尚在惺忪睡意中,青石板上的露珠折射着微光。船娘摇橹的欸乃声划破寂静,船头推开漂浮的柳絮,恍若犁开层层诗笺。行至小金山,忽见几树晚樱未谢,粉白花瓣落在乾隆年间雕琢的太湖石上,让人想起杜牧“砌下梨花一堆雪”的句子来。船过钓鱼台,檐角风铃叮咚,惊起数只白鸢,翅膀掠过水面时,竟将徐凝“天下三分明月夜”的倒影搅碎成粼粼波光。

行至熙春台,漆器屏风上《春江花月夜》的螺钿镶嵌在晨光中流转生辉。廊柱间,忽有穿汉服的少女执团扇走过,广袖轻扬处,仿佛张若虚诗中的离人涉水而来。转

过月洞门,几丛木香花攀着湖石怒放,金黄蕊蕊间藏着姜夔“念桥边红药”的惆怅。正午阳光穿透五亭桥的雕花窗棂,在青砖地面洒下《扬州慢》的平仄光影。

千年文脉浸染的街巷

东关街的青砖在暮春细雨中泛着幽光,文昌阁的飞檐挑着几缕茶烟。在富春茶社坐定,蟹黄汤包的蒸汽里氤氲着郑板桥的墨香。邻座老者用扬州评话的腔调念着“早上皮包水”,手中紫砂壶倾泻的碧螺春,冲开了汪曾祺笔下《故里杂记》的鲜活记忆。

个园的竹影在粉墙上摇曳,四季假山藏着石涛画稿的笔意。站在冬山宣石前,忽有细雨斜飞,太湖石皴纹间竟渗出冬雪寒意,方悟古人“咫尺之内再造乾坤”的奇思。转到夏山的黄石洞窟,滴水声里恍见八大山人笔下孤傲的鱼眼。

天宁寺的银杏新叶如碧玉雕成,藏经楼前欧阳修手植的琼花树,雪白花瓣落在康熙南巡碑的龟趺上。寺后“扬州诗局”的雕版间,曹寅督印《全唐诗》时的松烟墨香犹在鼻端。推开朱漆斑驳的格扇,阳光斜照处,分明是王士禛“红桥

飞跨水当中”的墨迹未干。

古今交融的运河长卷

古运河的夜航船拉响汽笛,霓虹勾勒出东门遗址的轮廓。站在大王庙码头的玻璃栈道上,脚下流淌着隋炀帝龙舟的倒影,对岸“运河三湾”的生态公园里,孩童奔跑惊起的水鸟,正掠过吴王夫差开邗沟时的青铜橹桨。

在双博馆的灯光里,唐代独木舟的龙骨与万吨货轮模型相望。玻璃展柜中,波斯陶罐的钴蓝花纹与扬州漆器的云纹螺钿,在丝绸之路上已对视了十二个世纪。全息影像重现的蕃舶云集场景中,大食商人的缠头与扬州商贾的幞头,在香料与瓷器的光影里重叠。

三湾公园的栈桥伸向暮色,晚风送来运河对岸的评弹声。现代桥梁的钢索交织成竖琴,弹奏着从《枫桥夜泊》到《扬州慢》的古今变奏曲。航标灯在河面投下星子般的倒影,恰似“夜市千灯照碧云”的星河坠落。

烟火深处的扬州慢

晨光中的冶春茶社,邻桌银发

老者用扬州话念着“三丁包子五味合”,筷尖轻点间,将朱自清《说扬州》里的俚意化作齿间鲜香。茶博士续水时铜壶划出的弧线,勾连起马可波罗惊叹的“东方威尼斯”盛景。

仁丰里的古槐荫下,梳着“扬州髻”的老妪正用通草花装点绒花,十指翻飞间,南朝乐府里的“对镜贴花黄”穿越千年。转角处的古籍书店里,《扬州画舫录》的线装本与运河文创雪糕共享清凉。漆器作坊里的点螺师傅,将《春江花月夜》的意境凝缩在方寸螺钿之间。

暮色四合时登上文峰塔,全城灯火次第绽放。古运河游船拖着光带驶向三湾,大明寺栖灵塔的轮廓在夜空浮现,与文昌阁的霓虹完成古今对话。晚风送来广陵琴社的《平沙落雁》,七弦余韵里,扬州城的千年文脉正化作满天星河。

归程的列车启动时,窗外闪过鉴真东渡的浮雕墙,手机里存着今日偶得的诗句。扬州城的妙处,大约就在这亦古亦今的错位中,让每个烟花三月的过客,都能打捞起属于自己的诗情画意。



杨建新

退休那天,虽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,但我还是感觉自己跟丢了魂儿似的。因为,从此我不宜也不能再穿警服了。晚上回到家中,我缓缓地脱下了那身陪伴我度过半生岁月的警服,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不舍。当我摘下领花和肩章的那一刻,心中五味杂陈,从警的点点滴滴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不断闪现。

第二天,我怀着一种特殊的心情,特意将脱下的警服洗净、晾干,又仔仔细细地熨烫平整,郑重其事地把它放进衣柜。从那一刻起,这身警装成了我的永久纪念,承载着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情怀。

回想过去,从“八三式”警服开始,到“八九式”,一直到“九九式”警

服,我经历了警服的三次变革。每一次警服的变革,都像是一次新的出发,激励着我不断前行,鞭策着我努力工作,不敢有任何的懈怠。如今,不仅退休时所穿的“九九式”警服被我精心保存着,“八三式”和“八九式”警服我也都珍藏在家中。她们见证了我的成长,见证了我从警生涯的每一个重要阶段。

回想从警的那些年,我先后做过基层治安保卫与刑侦、政工信息调研、纪检监察等工作,还在退休前做了执法公开工作。虽然没有做出过什么大的成就,但我始终兢兢业业、尽职尽责,无论是在基层办案、

带兵履职,还是坐机关熬夜“爬格子”,处理公务和调查研究,我都是用心地、认真地去做好每一件事,完成每一项任务。

我时常问自己:这么多年,我有没有辜负这身警服?有没有违背当初的入警誓言?我所做的一切,是否对得起人民群众的信任?当年我经常这样提醒自己,如今我可以自豪地告诉我的警服:自己从未做过违背职责、枉法徇私的事,更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群众、有损公安形象的事。

退休后,我仍保持着警察初心。随时听从着组织召唤,坚持发

挥余热。我在第三届河北公安英烈基金会担任过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一职,至今还在机关退休老干部党支部担任纪检委员。

因为我爱我的职业,所以才更爱我的警服、珍惜这身警服。在青春岁月里,我用拼搏践行着对警察职业的爱,用忠诚捍卫着法律的尊严。退休之后,我依然用警察的标准来衡量自己、见证自己、考验自己。我知道,这身警服虽然脱下了,但责任和担当永远不会褪去。我将继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,诠释警察的使命,让警徽的光芒在心中永远闪耀。

原来你也在这里

宋雁龄

去年一个冬夜,家里新添了一盆海棠盆景。红黄相间的紫砂盆里,一株海棠立于其中,倾斜的枝干上缀满花苞,看造型,又极像是一棵苍劲有力的古松。

自从家里有了海棠,我像是提前过起了春天。每天往返阳台多次,只为多看上几眼,哪朵花开了,哪朵花马上要开,心里门儿清!猩红色的花蕾如一粒粒宝石,仿佛有了千万种妩媚,长圆倒卵型叶片,翠翠的,竟然是相对而生,更能烘托出海棠的惊艳。有一天,我凑近闻一闻,竟有淡淡的幽香。

记得张爱玲曾总结过她的人生三恨:一恨海棠无香,二恨鲥鱼多刺,三恨《红楼梦》未完。张爱玲爱旗袍、爱花,最爱海棠花,海棠花没有香味,是她三恨之首。为什么我却闻到海棠花香了呢?我百思不得其解,后来想到两个原因,一是海棠品种较多,我们闻的并不是一种海棠,二是海棠大多栽在室外,花开后,香味儿会不会消散过快所致呢?

海棠是我国的传统名花,大抵分为垂丝海棠、贴梗海棠、西府海棠和木瓜海棠。历代文人很喜欢赞美

海棠,素有“花中神仙”的美称。仍记得,当年背诵李清照的《如梦令·昨夜雨疏风骤》时,我还不认识海棠花,或者说,有可能见过,并不知道这么好看的花儿,就是李清照笔下的“绿肥红瘦”。

如今再想,相遇可真是一种奇妙的缘,能赶早最好,赶不了早,也不能强求。张爱玲在散文《爱》中曾写道,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,于千万年之中,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,刚好赶上了,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,惟有轻轻地问一声:“噢,你也在这里吗?”

海棠于我,大概也是这样一种感受。

三月的苏州园林,春风得意,借着亭台楼阁的漏窗,可欣赏桃红柳绿。从拙政园东部的芙蓉榭向西望去,沿湖两侧,盛开着多株海棠花。粉红、玫红,一簇又一簇,初开时颜色深,一副浓得化不开的韵味,渐渐地,越来越淡,红桃心变成粉红色,最后过渡到粉白色,纷纷扬扬落入湖中。

与生在湖边的海棠相比,我更喜欢海棠春坞里的两株海棠。从廊檐下望去,简直就是一幅水墨画,以青瓦白墙为画布,各植一株,右为垂

丝海棠,左为西府海棠,树都不高,从根部就分开了枝杈。玫红色的花苞,粉红色的花朵掩映在嫩绿之中,粉嘟嘟惹人喜爱。西府海棠是海棠中的上品,花开似锦,艳美高雅,有“花中神仙”“花贵妇”“花尊贵”等雅称,在皇家园林里,常和玉兰、牡丹、桂花等一起种植,意为“玉棠富贵”。如果说西府海棠是一位贵妇,那么垂丝海棠更像是一位秀发遮面小家碧玉,像是伸开了手臂,一簇簇,脉脉含情,婀娜多姿,甚至比三月桃花还要美几分。

正在为这副“画作”感叹不已的时候,低头一看,落在地上的粉红花瓣之下,是青白红三种颜色的鹅卵石堆叠而成的四瓣海棠花!海棠铺地,海棠花开,“瘦漏海棠图”,这就是处处离不开海棠的海棠春坞。

北京的海棠,盛开时间比苏州稍晚一些,四月初见的颐和园、故宫御花园,到处都可见海棠。海棠花迎风摇曳,似是相互之间也在争相斗艳。游人被海棠花吸引,聚到一起。相识的,不相识的,却纷纷在春天因海棠花而邂逅。

从颐和园东宫门进入,来到仁寿殿,两排海棠树上开满了密密匝匝的淡红色的花。建筑与花,无视

警营·文化

责编:李胜男
邮箱:hbfbzgazk@126.com

河北法治报

劳动记

丁莉楠

每逢假期,回乡耕种便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仪式。从父辈布满茧子的手掌里,我们不仅继承了劳作的筋骨,还承袭了血脉中与土地相连的深情。

田地

当车轮碾过乡间小路,春日的阳光在麦浪上跳跃,心绪便如林间雀儿般雀跃。推开车窗,远处田畴的画卷徐徐展开——墨绿麦苗在风中舒展腰肢,现代喷灌机组正上演着银色芭蕾,360度旋转的机械臂将水珠喷洒成晶莹的光斑,构成了一幅清晰又朦胧的印象派画作。

这景象让我想起父亲那台锈迹斑斑的老式喷灌机。20世纪90年代,它曾是全村人眼中的“宝贝”,灌溉时节总要不分昼夜地排队急着解救干旱中的禾苗。记忆里,父亲总在晨雾未散或日头西斜时喊我下地。手扶拖拉机“突突”的声响惊起田间麻雀,我们将抽水管与发动机用皮带相连,深井里的水便顺着粗塑料管奔涌而出,流到干涸的田地。我的任务是拖着比胳膊还粗的水管在泥地里“跋涉”,任我使尽浑身力气拽扯,仍难免压折几株嫩茎。那时总有种负罪感,对那些被蹂躏的幼苗心疼不已。

而今,曾需“男女老少齐上阵”的春耕图景早已被机械改写。辽阔田间,寥寥几台农耕机器正上演着现代农事交响曲:多足的播种机匀速划过土地,履带轰鸣的覆膜机为土壤裹上银纱,无人机在高空喷洒药雾织就防护网……承包了土地的农户们只需静待丰收,连播种的决策权也交给了专业种植户。你看,河坝南面沙土地上,花生幼苗正顶破薄膜的桎梏,嫩绿的子叶在阳光下舒展;豌豆田里,白花点缀的绿毯一直铺向天边;河岸杨树林中,修长的枝干如身着舞裙的少女,在风中摇曳生姿,叶片摩擦的沙声似大地绵长的絮语。

暮色渐浓时,我站在田埂上远眺。远处,新型喷灌机仍在旋转,喷洒的水雾与晚霞交织成绮丽的虹霓。这或许就是劳动的意义——我们既在土地里埋下希望的种子,也在时光里收获变迁的馈赠。当老式喷灌机的锈迹与现代农机的银光同时映照在麦浪上,那便是传统与新生最好的注脚。

老宅

五间青砖灰顶的老宅静卧在院子中央,前庭后院足有一亩空地,足够撒欢跑马。每到节气,遵循着爷爷的遗训,母亲将装有各色花生种子的塑料袋子取出,黑珍珠般的“乌皮”、紫玛瑙似的“紫砂”、红宝石样的“四粒红”,还有粉白的“水果花生”。“给孩子们多种些水果花生,甜口的爱吃”“你每天吃几粒黑花生,能减少白头发”……她边说边将袋子码在地头,银发在春阳里闪着细碎的光,像春蚕的丝。我望着她佝偻的背影,突然想:“您有没有给自己留些黑花生吃呢?”

没有牲口铁犁,只有爷爷留下的大镐。老公抡起那把比菜刀宽的梯形铁镐,黑土地便在他脚下翻卷如浪,一条潮湿的沟壑在他身后延展成黑亮的缎带,那是种子的温床。孩子们抓着种子袋蹦跳着撒播,我捧着化肥盆在垄间穿梭,遵照母亲教的规矩——两堆种子间撒把肥料,既滋养又不伤苗。母亲反复嘱咐我们“撒下的种子要踩一脚,叫作“踩种”,否则不会萌发”。这让我想到了“踩种如育人,不压根儿不成材”。母亲用钉耙给种子培好土,穿着布鞋的脚掌踩出一趟趟脚印,我仿佛看见时光的纹路在沟壑间流转。

劳作过半,汗珠已浸透衣襟。当夕阳给老宅镀上金边时,望着这片新翻的泥土,我突然想:曾经,年迈的爷奶就是这样匍匐着播种收获,把拾缀好的蔬菜粮食送与我们。那该是怎样艰难的坚持呀!恍惚中,爷奶就站在不远处温柔地注视,向我们投来赞许目光:“对呀!再累也不能让地闲着,农民不能忘了自己的根啊!”

菜园

父母院落东头的两亩菜园,是全家的烟火源,更是孩子们的自然课堂。晨雾未散时,母亲就会佝着腰在园子里忙碌,她身后那片土地像块多彩的画布,四季更迭间绘出不同的斑斓。

菜园东隅四分之一处,是母亲精心设计的养殖区。青瓦搭就的禽舍里,鸡鸭鹅三族和谐共处。西侧是一人多高的蔬菜大棚,俯身钻入的刹那,仿佛跌进翡翠色的密林——四畦绿叶菜层叠生长:锯齿状的油麦菜、细长的韭菜、盘曲伸展的苦菊,叶尖还凝着夜露。母亲总坐在板凳上侍弄这些“掌中宝”,板凳腿在泥地上划出浅浅的痕迹,那是她日复一日重复的劳作轨迹。

暮春时节的大棚成了育苗的摇篮。深绿的黄瓜苗、鹅黄的南瓜秧、淡紫的茄子苗挤在穴盘里,嫩茎上还沾着母亲指尖的温度。“这苗儿咋种这么密,像绣花针似的挨挨挤挤?”我不解地问。“这还不见得够分呢。”母亲回答的语气里透着笃定与骄傲。曾经二十载蔬菜种植生涯,让她成了育苗能手,亲朋邻里跟她索要秧苗已经成了惯例。

“五一”前后是移栽的黄金期。母亲将菜畦修成规整的几何图形:东边长条畦专供茄子舒展枝叶,西边方格地留给黄瓜攀援。孩子们成了最灵动的帮手,她们矮小的身躯在菜畦间穿梭,将秧苗轻轻安放在湿润的土坑里,欢快地从水桶里舀出水给每株苗儿浇上。水瓢在空中划出弧线,溅起的水珠映着暖阳,犹如撒落的碎钻。我仿佛看到勤劳的种子正在她们幼小的心灵萌发。

当最后一株西红柿苗扎根泥土,村里两位大婶如约而至。母亲领她们钻进大棚,指尖翻飞间便挖出带土的苗株。“她婶,苦菊生菜,想吃啥就拔!”欢笑声随风飘荡,与新苗嫩绿的叶脉重叠成流动的画卷。我忽然懂得,那些缠绕在秧苗间的乡情,那些沉淀在板凳划痕里的岁月,早已化作醇香的老酒,让父母眷恋不已。

望着这片被汗水浸润的土地,我思绪翻飞。当自动灌溉系统的水雾在麦田升腾,当老宅墙根的蒲公英乘风而起,当孩子们掌心的泥渍在夕阳下泛着金光——这片土地早已不是简单的播种收获,而是用根系编织的故乡,是让漂泊的游子魂牵梦萦的“老家”。

（作者单位:昌黎县公安局）